

当了一回“小宝器”

□舒德骑

偶尔和女儿摆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女儿总哑然失笑:“爸爸,你们那时候的人,真的好‘宝器’哟!”

每当这个时候,我这“宝器”却笑不起来,时常都陷入久久的沉思。

1976年,在我居住的江津这个小城里,不但没见过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货色,就连手表也是稀罕之物。谁人腕上戴一块亮锃锃的手表,那他绝对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调侃姑娘择偶的顺口溜,便可印证手表这玩意的确是一个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不嫌你的胡子深,只要你有‘瓦斯针’;不嫌你长得丑又黑,只要你有‘英纳格’。”

在西藏当兵几年,退伍回乡时,托熟人买了一块表。这块表自然成了熟人朋友眼热眼馋之货,着实也让自己得意风光了一回。这年国庆厂里放假,我和女友相约到广安她大哥那里去,一来和她哥见见面,二来也出去旅游一回。

那时候出远门要赶车赶船,没有一个“时间”是万万不行的。不巧,跟我一个班组的大师兄,国庆节要回北方探亲,他开口要跟我借用一下手表。大师兄家在北方农村,据说这次回乡是要去找媳妇。这种事,哪能不“忤起”,我毫不犹豫地把手表就给了他。

这下我们出门却没有了“时间”,这实在让我犯了难。思前想后,便把家里那个闹钟装进了衣袋。闹钟不也是“时间”吗?幸好那时穿的是4个兜的军干服,闹钟塞进衣袋还松松活活的。

一路上,听着兜里传来的嘀嗒声,让人

镇定自若心中不慌。车上船上,我还时不时摸出闹钟上上发条,看看时间,这般举动非但没有引来旁人讥笑,还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不时还有人媚谄地朝我挤出笑来:“同志,请问几点了?”

唯一闹的个笑话是在火车上。入夜,周围的人都耷着眼皮昏昏欲睡了。忽地,不知为什么,突然我那衣袋里一阵急促火爆的声音骤然炸起,惊得坐椅下两只捆着双脚的鸡公哇地一叫,振着双翅猛地扑了出来,吓得我和周围的几个人从梦中醒来。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迷糊中,我不知怎么碰上了闹钟闹铃的开关。

尽管闹了这次笑话,但有了兜里这只钟,我这次出门赶船没误过点,赶车没慌过神,出门逛街或爬山,掌握时间能按时起床按时回去吃饭,这闹钟还真给了我不少方便。

现在想来,这次出门,确实是有点“宝器”。但我这“宝气”在当时只能算“小宝器”。回程路上,我们还见识了一回“大宝器”。

那时,湘渝线刚通车不长。早晨,火车冒着烟,一路风驰电掣,爬上高山,钻过隧道。车刚从华蓥山一个洞里钻出来,忽然惊天一响,猛地一个急刹车。桌上的杯子跳了起来,邻座一位打瞌睡老大哥头上撞了个青包。遭了,出事了!人们惊惶失措纷纷从车窗伸出头去,张望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一个头包白帕身背大背篋的农村大爷,站在铁轨中间神色紧张双手乱舞又嘶又喊,吓得火车司机脸色铁青猛地刹车跳下车来,以为前方塌了方或什么的。一问,原来那大爷拦火车想要搭车,到

前面的王家垭去赶场卖洋芋!

而今,高铁、高速路四通八达,从重庆到北京的动车已是朝发夕至,手表之类的玩意儿,早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已被人们淘汰了——但在物资匮乏的年月,一桩桩如今看来“宝器”的事,在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儿女辈们,倒是少见多怪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悠悠竹哨声

□冰泉

赛时两队曲调杂乱,几番调整后渐入佳境,人人铆足气力比拼。女生哨音轻柔婉转,余韵袅袅;男生调子沉浑绵长,荡彻山谷。两方互不相让、各展所长,五轮角逐下来依旧难分高下,那颗奖赏的红心柚终究定不下归属。最后索性剥柚分瓣,人人都分到清甜一瓣,圆满收场。

沟壑纵横、松林环抱的山野里,竹哨是天然传讯的暗号。想约伙伴割草嬉闹,吹起专属哨调,远处便有哨声应答,循音就能相聚。家中水牛更是熟稔这套哨语,我常和同伴骑牛放牧,一路哨声随行,老牛踱步竟会顺着节拍缓步慢行。待到玩兴散尽、牛儿肚圆,几声哨响落下,远近黄牛、水牛便闻声聚拢,大家重跨牛背,伴着一路哨音踏暮归村。

竹哨不单是孩童的玩物,还能田间庄稼值守放哨。那时春播过后,乌鸦总爱刨挖土中埋下的红苕种;麦熟时节,成群麻雀扎堆啄啃饱满穗粒,生产队常会蒙受损失。大人就派我们一群小孩去田间驱赶鸟雀。我

们攥着打磨光滑的竹哨,遇鸟群落田便凑唇轻吹,嘟嘟哨声清亮尖锐、响彻田垄,贪嘴的雀鸦闻声惊惶四散,匆匆飞离庄稼地。

后来,乡村人口减少,留守孩子寥寥无几,竹林间再也难寻嘟嘟哨响,这门乡土小手艺日渐沉寂。今夏回乡避暑,带着八岁外侄孙闲走村头,道旁慈竹丛生。我借来镰刀,寻一截慈竹,凭着年少记忆复刻竹哨。竹哨做好后,递给孩子,他几番尝试只吹出细碎气音,没片刻便失了兴致,随手将竹哨丢在地上,直言点都不好玩。

我俯身拾起竹哨,拭去尘灰含在唇边,熟悉的“嘟、嘟、嘟嘟嘟”声破空响彻竹林。哨声如故,可识竹、制哨、辨百草的一代人,已然慢慢老去。望着晚辈懵懂茫然的模样,心底漫上淡淡怅惘:待我们这批乡土长大的人渐渐走远,往后的孩子,还能否分清慈竹、斑竹与冬竹,又能否听懂竹哨这嘟嘟声响里,藏着的一整个滚烫完整的乡野童年?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丢失的眼镜

□王丽

的,装在一个深蓝色盒子里。我捧着盒子回家,走路飘飘的,觉得整个人都轻了不少。

第二天,便戴着眼镜去上学。其实戴上眼镜看东西并未清楚多少,但鼻梁上架着那副眼镜,心里却莫名地踏实,觉得自己终于也像个读书人了。课间,我故意不摘下,时不时还学着别人抬手推推镜架,做出一副沉思的表情,心里暗暗得意。

可新鲜劲没过多久,各种不方便就跟着来了:跑步时眼镜老往下掉;吃饭时镜片全是热气;趴桌上睡午觉,醒来脸上两道深深的印子半天消不下去。可即便这样,还是舍不得摘下来,那副眼镜像是一个身份的凭证,戴上了,就不愿再拿下来。

直到那个晚自习,放学铃响的时候,我随手把眼镜摘下搁进课桌抽屉,背上书包就走了。第二天到教室,伸手一摸,抽屉里空空的。眼镜丢了!我急得团团转,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那是花了母亲好大一笔钱买来的眼镜,回去可怎么交代?

最终,回家后我还是直说了。母亲没吭声,转身去灶台忙活了。父亲沉默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丢就丢了吧,先别配了。”没有责备,也没有安慰。那副我少年时代唯一

的眼镜,还没戴热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了眼镜,刚开始还真不习惯。上课时下意识抬手去推镜架,推了个空;走在路上,总觉得脸上少了点什么。但人的适应力强得出奇,慢慢地也就忘了戴眼镜这回事。黑板照样看,书照样读。后来上了高中、大学,体检时视力一直是正常的,左右眼都是五点零。

多年后,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当初那点“看不清”,多半是假性近视,或者干脆就是心理作用。要是那副眼镜没丢,我八成会一直戴着,这辈子可能就得跟眼镜“绑”在一起了。那个拿走我眼镜的人,倒是替我挡了一劫,把我从一副眼镜的依赖里拽了出来。没了那层镜片,我的眼睛被迫努力去看这个世界,看着看着,反倒清楚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生有些失去,未必是坏事,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月色依然很美。骑行到家门口,我摘下护目镜,夜风终于可以直接拂在面庞了。远处的灯火干干净净,近处的树叶脉络分明。我忽然想对那个当年拿走眼镜的人说一声谢谢,虽然这声谢谢,迟了快二十年。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四小学)

能懂的诗

清凉水果宴(组诗)

□胡佳清

梨子

分梨等于分离?
一把水果刀插在刀鞘里
袖手旁观

西瓜

滴溜溜的瓜娃子
挨膀上了地球仪
就称兄道弟

桂圆

只眼看物外
隔山望水
望穿秋水朦胧

枣

其实不早
趁热打铁
囫圇吞枣正是时候

橘子

笑不露齿衣不露腹
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脸

水蜜桃

羞答答的红
卖桃人小心翼翼
生怕伤了面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武陵鲁班溪(外一首)

□贺红江

草木一秋,河流一生
我对眼前的万物心怀敬畏和惊喜

比如,一条十余公里的溪流
它为什么叫鲁班溪
上鲁班溪,下鲁班溪
来来往往的两座桥,串联起伏地而行的溪水
这么多能工巧匠故事的地方,就在浩荡长江转弯处
云朵在天上游走
精彩每天都在鲁班溪上空轮番上演

江风几千里
来了走了,走了又来
溪水有记忆
在溪里,那些沉底的泥沙纷纷避让
远离尘世浮躁
一切柔软而坚韧的事物都在孕育和生长
鲁班溪接纳了你所有的继续心事
今生呢,看风风雨雨汇于此
随着五颜六色的漂流小船
一路震彻峡谷的尖叫
将生活中的如意和不如意全都临水相拥
与它而融

遇见

她在写字,我读时令
初夏怎么会揉碎
有风经过,翻阅过往
至深处,遇见久违的你

多亲多敬的呼吸
轻得眼前的空气突然变稠
就在江南凤凰路,遇见
挂在枝梢的果
全被毛茸茸的心思占领

我在树下
摊开掌心,挥动手臂
将破碎缝成无限相逢的美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